考信錄

豐鎬考信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文王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詩大雅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同上

按虞芮質成諸侯固有歸周者矣是以伐崇章云同

爾兄弟然崇以大國當周東出之衝其勢固不能多

也伐崇之後曰西方以無拂作豐之後曰四方攸同

則化之所被者廣矣三分有二固當在此後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書無逸

備覽○西伯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

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即

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枯骨況

於人乎

自毛鄭以來說詩者皆以二南爲文王時詩於是遂

廣汝墳摽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諸篇皆訓以爲文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余反覆玩之殊不其然何者盛世之音有貞無慝女而游士而誘求偶而不能以少待其不可以爲訓明甚即宵征之嘆命不與之知悔與至治之時讓德施惠敬事懷恩上下交孚景象何啻千里之隔雖說者曲爲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謂其猶有先王之遺風可也遂以此爲文王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至於汝墳一篇明明東遷時

詩王室如燬即指宗周之傾父母孔邇即謂其邑大夫之來詞意顯然若以文王與紂之事當之則紂之暴虐不行於畿外而詩人亦不必代爲之憂汝之距豐千數百里亦無緣謂之孔邇也且二十五篇中文王與凡商周間人未嘗一見所見者二人召伯平王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無疑矣乃後之說者於甘棠何彼穠矣二篇必

委曲遷就以求合於傳說即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
以此二篇爲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爲文王時詩
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今槪不敢采說
並見上篇宣家條下

存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孟子

詩鄭箋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余按靈臺
一詩前詠靈臺後詠辟雍首尾相聯似詠一王之事

者然而後篇稱鎬京辟雍武王始遷於鎬故先儒皆以辟雍爲始於武王苟辟雍自武王始則靈臺亦非文王事矣大明有聲二篇兼詠文武之功皆有明文以分別之此乃文體應爾必無詠武王之事而雜入於文王事中者且大雅中凡稱前王者皆舉其謚其稱今王者乃無謚此云王在靈囿文王未嘗稱王則非文王明矣蓋孟子引詩斷章取義者多發心悄悄衛風也而以爲孔子肆不殄厥慍大王也而以爲文

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也而以為周公然則此

詩亦未必果文王之事孟子但欲勸梁王之與民同

樂故不暇辨其時世耳況孟子一書乃其門人所記

苟非大義所關亦不保無語言之小誤故列之於存

疑說並見後成康篇中下武條下

詩鄭箋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

也春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

備故也余按靈臺果為占天而建則詩人亦當有一

謂攸之何以爲但稱爲鳥觀游之樂且三章云王在靈囿三章云王在靈沼（毛詩舊本五章章四句朱子始改爲兩章各六句今玩文義及體當從古本爲正）豈囿與沼亦爲察妖祥之具乎若囿與沼止爲觀游而設則亦不必因察妖祥而後建靈臺矣考靈臺之占天不見於他經傳春秋傳雖有登觀臺以章之文然特因所至在朔故因視朔而遂登之非以此爲常禮亦非因書雲物而後建此臺也蓋緣孟子之對梁王以靈臺爲文王之事文王非盤于游田

者故注詩者以觀祲象爲言後世相沿因建靈臺臺爲占天之所其實靈臺未必果文王所建不必曲爲之說也

附論○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論語泰伯篇

朱子論語集註云天下歸文王者六州雍梁荆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余按三分有二但大畧言之以見周盛商微猶屬服事殷耳不必取九州而縷

分之也詩曰虞芮質厥成虞芮在冀州境成王世始踐奄奄在徐州境皆在西北固不止於雍豫而東南猶未逮夫徐揚也即所餘一分亦不盡屬紂商政既衰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歸周者自歸周不得以宋金之畫疆而守例商周也

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 左傳襄公四年

按此文與論語舜有臣章意同所謂叛國即三分有二之國也然則此在三分有二之後明矣故次之於

比

史記殷本紀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

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由是後之儒者皆謂文王親立於紂之朝北面爲臣余獨以爲不然君臣之義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紂之朝矣諸侯叛紂而歸文王文王當拒其歸而討其叛安得儼然而受之文王

生死懸於紂手紂覩見其三分有二其勢將移商祚而漠然不復問此在庸弱之主猶或不能光紂之猜忌暴虐者哉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文王果受紂命而爲西伯伐密伐崇滅之可也人臣之義不得自私其地皆當歸諸天子安得據之而遷都焉晉四卿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當是時晉之公室已卑出公猶欲討之紂果能制文王之死命安有聽其坐大而不問者乎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紂脯醢其大臣文王身爲殷相則當諫若知紂不可諫則當去不言不去而竊歎之可乎楚欲殺叔孫豹樂王鮒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弗與晉之執叔孫婼也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見而不使出叔孫父子賢大夫耳猶不欲以貨免豈文王而反以貨免且以貨得高位乎文王之事詩書言之詳矣與國若虞芮仇國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見焉紂果文王之君不應詩書反無一言及之況羑里之囚乃文王之

大戹斧鉞之賜乃周王業之所自始較之虞芮之質崇密之伐其事尤鉅尤當鄭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與紂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無所容於諱豈非文王原未嘗立於紂之朝哉紂囚文王之事始見於春秋傳傳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在襄三十一年）固已失於誕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紂之朝也其後戰國策衍之始以文王為紂三公而有竊歎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

女善馬之獻也尚書大傳再衍之始謂散宜生閎夭等取美馬怪獸美女大貝以賂紂而後得歸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鉞之賜也逮至史記遂合國策大傳之文而兼載之復益之以為西伯專征伐之語豈非去聖益遠則其誣亦益多其說愈傳則其眞亦愈失乎學者奈何不取信於詩書孟子而獨世俗傳聞之是信哉且春秋傳以為囚之七年戰國策以為拘之百日其久暫固已懸殊矣尚書大傳以為在西伯俄者

之後史記以爲在虞芮質成之前其先後亦復牴牾矣春秋傳以爲諸侯從之而紂歸之尚書大傳以爲散宜生賂之而紂釋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說矣學者將何所取信乎尤可異者殷本紀以爲竊歎九侯而被囚周本紀則以爲積善累德而見譖殷本紀以爲獻洛西而後賜斧鉞周本紀則以爲賜斧鉞而後獻洛西此一人之書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爲實耶曰紂天子也文王其諸侯也安得

不立其朝而生死懸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縣之法然耳古者天子有德則諸侯皆歸之無則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然則武丁以前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頌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然則成湯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來享來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間去商尤遠是以大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聞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幣珠玉不聞有賁

之者也去而遷於岐山亦不閒有安集之者也蓋當是時商之號令已不行於河關以西周自立國於岐與商固無涉也自憑辛至紂六世商日以衰而紂又暴故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諸侯或服屬之耳是以文王滅密則取之滅崇則取之商不問文王亦不讓也三分有二之國相率歸周商不以為罪文王亦不以為嫌也何者諸侯久已非商之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與焉由是言之文王蓋

未嘗立商之朝紂焉得囚之羑里而錫之斧鉞也哉

曰然則論語之以服事殷傳之帥叛國以事紂其皆

不足信與曰孟子曰湯事葛大王事獯鬻湯與大王

豈嘗臣於葛獯鬻者哉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玉帛皮

馬卑詞厚幣以奉之耳非必委質而立於其朝也春

秋傳韓厥之言以喻晉楚也晉楚敵國也而以爲喻

則亦非謂文王爲紂臣也其後晉司馬侯之諫平公

亦以文王喻晉而紂喻楚假令文王果嘗委質於紂

則二子之取義爲不倫矣蓋自滅崇以後周日以大

而亦漸逼於商不能不爲紂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

讓不肯與抗其實紂無如文王何也故今不載羑里

之事及賜斧鉞征伐等語說並見前成湯王季及後

武王篇中

曰文王未嘗囚於羑里則易何爲演也曰此亦史記

言耳易傳但言其作於文王時不言文王所自作也

但言其有憂患不言憂患爲何事也史記因傳此文

遂以文王羑里之事當之非果有所據也且其自序文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所引者凡七事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歸魯以後非戹陳蔡之時呂覽之成懸諸國門是時不韋方為秦相亦未遷蜀屈原傳作離騷在懷王之世至頃襄王乃遷之江南非放逐而賦離騷也韓非傳作孤憤說難

皆在居韓時秦王見其書而好之韓乃遣非使秦亦非因秦而作說難孤憤也此三傳及孔子世家皆遷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烏在其可信乎至國語與左傳事多牴牾文亦不類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說恐亦以其名明而致誤耳孫武傳旣以十三篇爲武書矣而於贊又云世傳其兵法然贊但稱孫武吳起兵法又似贋無書者七事之中其謬之顯然易見者四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焉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況已舉三隅而猶不能以一隅反乎

由是言之易即文王所作亦斷不在羑里時矣說並

詳後文武周公通考易之興也條下

曰琴錄何以載有文王拘幽操也曰琴錄之文詞意

淺近不惟非聖人之言亦不類三代時語乃後人聞

相傳有此事而擬作者耳唐韓子亦嘗有擬拘幽操

近世琴譜亦有稱為文王所自作者但此幸而有韓

詩存少知讀書者猶得辨其非實若傳之日久不幸

而韓詩亡則雖大儒亦必以爲實矣彼琴錄所載亦
如是而已矣竊謂周秦以前事雖詳考不宜輕爲擬
作倘失其實貽悞後人不淺然宋人且有以韓子此
詩爲能得文王之心者茫茫天下吾將與誰言之悠
悠後世當必有人知之

存疑〇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易彖下傳

存參〇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
許魏以客事天子大戴記

按孔子之在厄論語言之孟子言之文王之在厄詩不言書不言論語孟子亦無有言之者至易春秋傳始言之戰國策尚書大傳史記以降言之者更多何邪詩書無是事邪何以傳記言之者累累謂果有是事邪六經孟子不當皆諱之而不言且祇此一事耳何以傳記言之者紛紛而各異乎盡嘗思之孔子之在厄也於論語不過云絕糧於孟子不過云無交而傳記增而衍之遂有陳蔡大夫合謀以兵圍之之說

與夫顏淵埃墨之墮子貢乞師之行由是言之傳記之好因端附會乃其常事竊疑文王固嘗見忌於紂紂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舉兵相抗委曲退讓以承順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句踐之事吳然者而後之人遞加附會各以其意而為之說是以紛紛不一孔子之去戰國僅二百餘年猶如彼況文王之下迄戰國至八百年乎余寧從經而缺之不敢從傳而妄言也易傳本非孔子所作乃戰國時所撰是以汲

彖周易有陰陽篇而無十翼其明驗也而所云大難者亦未言爲何難大戴嫌於死句亦殊難解然上云不說諸侯之聽於周下云伐崇許魏則文王之征伐非紂之所賜矣不云臣事天子而云客事天子則文王亦未嘗立紂之朝而爲之三公矣大戴記乃秦漢問人所撰此語不知何本疑戰國以前道商周之事其說有如此者是以晉韓厥司馬侯皆以之喻晉楚也不知易傳所謂大難亦如大戴記之所云云邪抑

作傳者即因見他傳記有羑里之事而爲是言邪既無明文未便懸揣而臆斷之姑列之於存疑而大戴記雖不足徵信然亦可以資考証故并列之存參易傳非孔子作說見洙泗錄歸魯篇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書無逸）

附錄○殽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

憾（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孟子）

附論〇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孟子）

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史記周本紀）

史記周本紀於西伯崩武王立之後又云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

而崩謚爲文王後世說者遂有謂文王嘗稱王者歐陽永叔云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宴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黙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又云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

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余按史記此文係於西伯崩後且連用數蓋字則是本非本紀正文蓋司馬氏別紀異聞而傳寫者誤合之也果演易於羑里何不叙於被囚之時果稱王於斷訟之年何不記於斷訟之文之下而乃別見於崩後乎蓋當時相傳有如此說者子長不敢必其果然故於崩後補載其說而云蓋焉蓋也者疑之也非遂決以爲

初是也酈生陸賈列傳先載沛公召酈生及生說沛公事至國除而止及陸賈朱建二傳既畢忽又云初沛公引兵過陳留云云酈生上謁沛公謝不見其事與前文大相反故說者謂此乃別記異聞原下一字而後人誤合之然則周本紀之文亦當類是且史記諸世家往往敘至元成間則史記一書固不盡司馬氏本文矣學者不得以是爲疑也歐陽子之論善矣

文王未嘗繫易說見後通考中易之興也條下

武王上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詩大雅）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同上）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戴記檀弓）

按檀弓語多失實而伯邑考不見於經傳然諸家書多言伯邑考者當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稱仲而稱叔亦似武王有伯兄者惟謂伯邑考為紂所

烹則恐未然說已見前商紂篇中○又按檀弓此章乃辨立孫立子之異以下文舍其孫腯例之則文當云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記偶脫之子二字亦未可知姑識其說於此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 左傳定公四年

備覽○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 文王世子

大戴記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illegible]本尚書正義及儀禮疏今所傳大戴記無此語據孔檢討補注考各家注疏所引大戴記文今本往往無之知今本叔唐時書本不無遺漏小戴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據是則文王崩時武王當年八十三至九十三而崩則在位適十年漢書律曆志作十一年而泰誓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洪範篇云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其數不符說者不得已乃曲爲之解謂武王之年繼文王受命九年而數之說詳漢書律歷志及泰誓篇序正義宋歐陽

汞叔曰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因以改元為重事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妄也余按汞叔

之論當矣然其誤之所由則猶未之及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雖未盡然然要必近二十乃可成婚況聖人人倫之至其行事必可爲後世法若文王十二而生子則當以十一成婚安得如是之早太姒之年當更幼於文王貳儷相若又安得有生子事乎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孟子書公孫丑亦稱文王百年而崩是文王百年有徵也即九十七亦可云百年若武王之年則不見於經傳況人之脩短命

也父不可以與子兄不可以與弟而記乃述文王言云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其不經甚矣就令可與何不多與之而斤斤於區區之三年也由是言之戴記之文本不足信明矣雖然二篇固屬附會要但各記所聞原不期於相合後人務欲合之使之並行不悖是以理窮勢屈不得不割文王之年益武王之數耳嗟乎既爲古人所愚至於兩妨又欲巧爲之說以曲全之安得而不誤哉故今一概不取說並見周公

相成王篇武王旣喪條下

附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論語泰伯篇

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賢臣當此時非去則隱耳必不率百姓而觀其國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與衞各別豈容屢悞此乃後人形容之詞非其事實故不錄

附論○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同上

按馬氏稱十人謂周召太公畢公榮公及散宜生等四人與文母也朱子謂子無臣母之義而以邑姜當之是已然武王之臣見於經傳者尚有蘇忿生史佚而畢榮皆不甚顯畢公雖見於逸周書而與衛叔毛叔同舉何所見十人之必爲畢榮而無他人者既無明文不如缺之爲是

附錄○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書立政）

【補】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

按此文云有攸不為臣則非伐紂之事明矣紂安能為周之臣哉偽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紂之時而又患其不合乃刪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若然則孟子何故增此數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

引泰誓之文特以証取殘之意原不必即爲此事況泰誓既亡安知當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至代紂凡十一年其間豈能絕無征伐故史記有觀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爲武王之事此或即書之戡黎或即史之觀兵均未可知要之當在伐紂之前故次之於此

備覽〇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史記周本紀

備覽〇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

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同上

此與東征未知爲一事爲兩事姑附次於此

僞孔傳以伐紂爲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爲觀兵於孟津蔡傳駁之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倣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爲一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

始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弑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余按僞孔傳以一事而誤分兩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爲觀兵蔡傳駁之當矣然謂武王未嘗觀兵謂史記承孔氏之訛謬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猶未免於考之未詳而論之未審也史記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於盟津是觀兵自在九年不在十

一年非以伐殷而觀兵也史記云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乃東伐紂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爲觀兵也以伐紂爲在十三年者乃漢志所載劉歆三統歷之說撰僞泰誓經傳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爲觀兵其說與史記正相悖蔡氏不詳閱史記本文乃謂史記亦言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跡矣不知僞泰誓之十三年乃襲三統之誤而反謂史記之觀兵爲襲僞

孔傳之誤抑又傎矣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而說者亦或謂戡黎爲武王事然則武王未伐紂前十年之中不無用兵之事或河洛間有諸侯無道者武王伐之因而會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觀兵爲伐紂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嘗伐紂遂謂武王元二年亦不應觀兵也猶是商與周也猶是紂與武王也苟先二年觀兵即爲脅君則後二年伐紂安在遂得爲無過乎况史記言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

曰未可則是此舉乃武王不伐紂之明證正得聖人之心而何謬之有哉故今刪節其文而仍存之以見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十一年之非悞三統謂在十三年之謬說並見後伐殷訪箕條下當日命絕之非是詳見後甲子條下

尚書大傳云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

史記周本紀云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余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謂之孟津（今孟津縣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還師必不渡河而北復渡河而南也白魚赤烏其事荒誕不經君子之所不道蓋漢人尚讖緯是以其言如是大傳本紀不知其謬而誤采之耳且伐商之役武

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武王安得變
而稱太子發也哉果稱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稱爲
王曰也故今並不錄
附論○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泰伯篇
註宋范氏言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
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余按孔子但言周
之德未嘗言文王之德也周也者文武之統稱何由
而知其專屬文王況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則以爲

論武而兼文也可若以爲論文而刪武則上下之文不相屬矣范氏之意但以武王嘗伐商故改而屬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與文王不異而孔子之言亦非謂紂之終不可伐也但謂其勢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紂惡既盈萬不得已然後伐之爲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稱

子産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數其事而稱之猶有所未至也孔子稱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稱周者以伐商與周也凡孔子之所褒務貶之所貶務褒之以此爲尊信聖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係之文王伐崇作豐以後至德之論係之武王觀兵還師之時以見自作豐至此無時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岐文武而兩觀之也說並詳後甲子條下

朱子集註此章末云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

曰起之而自爲一章余按此章本通論周事上節論周之才此節論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書云武王維茲四人尚廸有祿則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遺但十人至武王時始備耳其章首記武王言者但爲後文九人而已張本因有唐虞之際一語故并記舜五臣正如左傳記宋攻蕩氏事先稱二華戴族司城莊族六官桓族不過爲後魚府是無桓氏一語張本耳其實孔子自專論周事非泛論古今人才故曰於斯

爲盛不曰於周爲盛不得因章首託舜武王之臣遂

割上節屬之而此又別爲一章也亦不得謂上節自

論武王而此自論文王也

補惟一月壬辰旁死覇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

伐紂逸書武成

呂氏春秋云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

武王曰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

反報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百

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噂遽告太公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余按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當行當止惟義所在初無利天下之心也藉令紂惡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樂也烏有志在取商而按兵觀釁冀紂之不道以斬得志者哉此與湯阻貢職一事皆戰國之人習於權謀術數之俗而妄意聖人之亦如是遂從而造爲此言耳後世文學之士好博覽而不知所擇乃以雜家小說

之言與經傳齊觀遂以爲聖人果如是於是非湯武

者接踵而起其所關於世道人心非小也故今並不

錄而仍爲之辨說並見商錄成湯篇中

備覽○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

辰在斗柄星在天黿 周語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遠此言當有所據武王以

十一年伐殷歲在鶉火則武王之元年歲當在壽星

也其請十三年伐殷者亦謂歲在鶉火但武王之即

位先二年耳（元年歲亦在鶉火）其謂冐文王之九年者亦謂伐殷歲在鶉火但武王之即位遲數年耳（元年歲在大梁）其伐殷之年無異也故采此文以表其年至漢志所推雖未必盡符要得其大畧故列之存參說並見後革車三百及前觀兵條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書序見漢書律歷志）

存參○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

前一度明日壬辰辰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漢書律曆志

荀子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循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太公曰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余按此人舉事惟義所在異端術數之學世俗忌諱之說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無此等言也況武王奉天罰罪會朝清明當致休祥安得反致災異國語記武王伐紂事亦無此等一語則

此皆戰國人之所附會無疑也說苑亦述此事而文稍異要之皆不足信故並不採但載漢志之文以爲參考之助云爾

補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孟子

備覽○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史記周本紀

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漢書殷作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是以武王伐商爲在十一年也史記云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武王徧告諸侯以東伐紂是亦以伐商爲在十一年也東晉以後僞泰誓經傳出乃以爲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語爲兩年事云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謂序之十一年觀兵孟津以卜諸侯

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謂序之一月戊午）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正義云序不別言十二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余按史之記事以日係月以月係年容有有年無月有月無日及有月日而無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係於此年之下者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係之於十一年下明矣

蓋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則一日可畢故係伐殷以年係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書夏公會某某伐鄭而後書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戲之盟先書冬公會某某伐鄭而後書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戲也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屬之後年則顧命之首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頮水亦可謂甲子爲六月之甲子乎蔡傳云孔泰誓序文下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

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其論當矣顧君獨異蔡氏既知僞孔傳爲說之不通乃不取所謂十三年之事（謂渡孟津）而還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內）盡屬之十三年而謂序文之十一年爲十三年之悞欲正前人之誤而反更甚其誤爲可惜也蔡氏以爲今泰誓

文果周大史之所書耶姑勿論其誓中所言淺陋勦
襲即以篇首紀事一端言之尚書之事有係於年者
有係於月與日者從未有係於四時之名者何者古
固不以時紀事也金縢之大熟言秋也猶之乎言禾
也猶盤庚篇之云乃亦有秋不可謂乃亦有春乃亦
有夏也惟春秋一書專以時紀事或有時而不月者
未有月而不時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書與他書不
同者在此也若他書皆有春秋則此書不得獨名春

秋明矣今僞泰誓上篇之首乃云惟十有三年春大
會於孟津不書月而反書時尚書有是文體乎中篇
之首又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繫日於時而反無月
不但尚書無此文體即春秋亦無此文體也序也者
本經而作者也其文雖不能無誤然誤亦依傍經文
故康誥篇首有錯簡而序遂誤以爲成王之書其明
驗也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則序何得取經文中明明
十三年之事而係之十一年而司馬遷親見古文又

親從安國問故若此泰誓書傳果出安國則遷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載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而載之九年乎且序與經異者當從經謂義理也事實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審耳若文字之誤則非作經作序者之事也傳經與序者誤之也苟誤在於傳者則序文可誤經文亦可誤然則即使此泰誓果孔氏古文亦未見夫一之必誤而三之必非誤也蓋僞泰誓文之稱十三年實本於漢書律歷志所采三統

歷之文而三統之爲是說乃劉歆因洪範序文而揣
度言之者其初本無的據而相沿旣久撰僞泰誓者
因亦靡然從之蔡氏以其名爲經也遂不敢議而反
變易西漢以前之說而從之害亦已過矣書序史記
之文雖不必悉合於經然較劉歆以後之說則爲近
古而所謂十一年者於事無所刺謬亦無以見其必
不然故今備列其文以正漢志二傳之失說並見前
觀兵後孟津條下　三統之誤詳見後訪箕條下